



在网络上学会社交的一代人,如今只“擅长”在网络上社交,反而对现实生活中面对面,眼对眼的交往方式心存恐惧。网络社交的特征是,在一个虚幻的名字下发泄真实的情绪——把这一模式“平移”到现实生活中,就成为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,探寻可能的真相。两者交织的后果就是,网生一代愈发模糊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,愈发不了解什么是真善美。

网上,饭圈文化的一大弊端,就是网络社交中,以资本为目的的言语“霸凌”——交流双方都对网上对话深信不疑;生活中,剧本杀的一大功能,其实是以角色扮演、于“生活在别处”的叙事空间里,掩盖社交恐惧但又渴望社交的大型交友、相亲现场。渴望与恐惧,促成了网生一代的网上网下社交的一体两面。

流量明星 A 的被捕过程,其实就是包含他本人在内的 4 位当事人对于网来网去深信不疑,几乎不当面求证真相的直接后果。犯罪事实不会改变,全民“狂欢”已然跨界。公安机关顺藤摸瓜,牵出饭圈霸凌文化。流量明星 A 与女生 B 一夜情,继而 A 始终在网上与 B 互动,让 B 以为彼此双方是男女朋友。A 逐渐冷淡 B,B 在网上“隔空喊话”,在网络这个开放平台上,骗子 C 看到了“商机”——假扮双向对方“开价”。于是,A 和 B 都以为对方在“敲诈”自己的钱财乃至情感。B 为了“捍卫”自己的利益,在网上雇佣写手 D 写出“战书”,一战成名,事态进一步扩大……无论是明星 A、女生 B、骗子 C 和写手 D——在“误会”开端,哪怕是任何两方见上一面,对对眼神,确认身份,也不会形成这么一个大“瓜”。

网来网去的情感荒唐事,还时常发生在“高素质女生”被骗的日常生活里。网上一度流传“12 位阿里巴巴女员工被初中文化网约车司机骗取共计 140 万元人民币、102 万美元”。据网友去中国裁判文书网核实,确有此案,虽然 12 位女性中只有 2 位是阿里员工,但其余要素八九不离十……

一方面,是跨越时空的便捷,让网络便于组织、推广各种活动;另一方面,是在以往真实生活中这一组织、推广过程中附带的面对面的社交空间被剔除,只剩下眼睛与屏幕的人机交流,屏幕后面的那位人是人的笑话已是陈年老梗。

因而,剧本杀、脱口秀大面积流行开来。剧本杀玩法,颇像是网络游戏真人版。每个人在非现实生活的场景里,扮演一个角色,通常是合作探案,正如在键盘前给自己开个号,然后进入架空世界,可以做自己,也可以不做自己。至于脱口秀,则是

今天,你还会不会面对面对面社交?

网生一代热衷饭圈、剧本杀带来的尴尬

◆ 朱光

因为心里的苦,最好从台上那个人的嘴巴里说出来,避免了自己可能陷于“大型社死”的“尬聊”,但自己也似乎“出门”“社交”了——亦即,知道自己应该出门和别人聊点啥,但又害怕聊得不对很尴尬,进入所谓“社会性死亡”的境地,那还不如在家对着屏幕看看别人怎么聊,说出自己的心事也算是自己聊过了。

剧本杀、脱口秀,如今也陷入了资本追逐的“娱乐业”。某商场整整一个楼层,正在装修成各个小间,拥有酒吧、密室、天台等各种场景,可供几十个剧本杀活动同时开展。某景区一个乐园,把门票直接改成剧本杀的票,几千人可以同时玩乐园里玩一个剧本杀。在剧本杀里,必须具备社交能力的所谓“主持人”,那就找几位乃至几十位表演系学生即可,他们所学的专业就是与人对答。

剧本杀,又成为一个虚拟与真实交织的“小社会”。为了挣钱,里面也有“托儿”,以探案、解谜为主流的剧本杀,玩上第二次、第三次的“未知性”就会降低,颇有一些“常客”就在此“炫技”,以吸引其他玩家关注,随后展开交友。也有年轻人,心怀社交恐惧但也知道年纪不饶人,怀着“找到男女朋友”的目的,反复参加。以前,可以去“鬼屋”增进男女朋友情感甚至团建,但那也就是顶多三五十分钟;而剧本杀可以玩上几个乃至 12 小时,感觉五六七百元“值回票价”。至于投资方,那可乐坏了——本来,制作一部戏需要付钱给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,观众看了还可能不满意;现在,观众每人自己花五六七百元自己做编剧、导演、演员,还乐此不疲。对投资方而言,这只需要投资舞美,亦即装修的钱,即可坐收渔利,还盘活了商业剩余空间。

至于脱口秀,在现场看的票价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,尴尬的是真正能够实现盈利的,终究是靠网络播出带来的广告赞助。资本顺着人流走,是资本的根本属性。脱口秀的内容,确实源于生活,才能更击中人心。所以,脱口秀选手始终苦于“创作段子”,并以这一痛苦示人。而在近百年的相声、滑稽戏等曲艺演员的创作过程中,这纯属台下的苦恼,岂能示人?现实与虚幻、台上与台下的界限模糊,求知与无知、尊重与蔑视、真善美与假丑恶界限模糊,一旦只剩下“挣钱”与“不挣钱”的资本有着唯一清晰的界限,那么人为何要成为人,人为何要社交,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但,这真的是我们所向往的美丽世界吗?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从《围城》到《理想之城》 影视剧迈入“全民星”时代

◆ 江南

看过电视剧《装台》,特别留意“疤叔”的扮演者、上戏表演系和导演系教师李传缨,很快,又在《理想之城》见到他的身影。这回,天科建筑总经理黄礼林的角色发挥空间更大,甚至让人觉得,这部由明星演员主演的职场剧,一度,戏都被他这个配角抢了。

李传缨扮演黄礼林甫一亮相,跟“甲方爸爸”要账的身姿和手段,就让人特别有认同感。浸淫社会久了的油腻,包裹着私营业主江湖求生的狡黠,“黄胖子”的形象,瞬间就立住了——就像一个楔子,将《理想之城》牢牢地嵌入生活,牵动观众的神经。

这是一部开创性的电视剧,首次将镜头聚焦建筑行业,透过这扇窗,窥探、挖掘并剖析真实的人性。李传缨担子不轻,光鲜的主角和漂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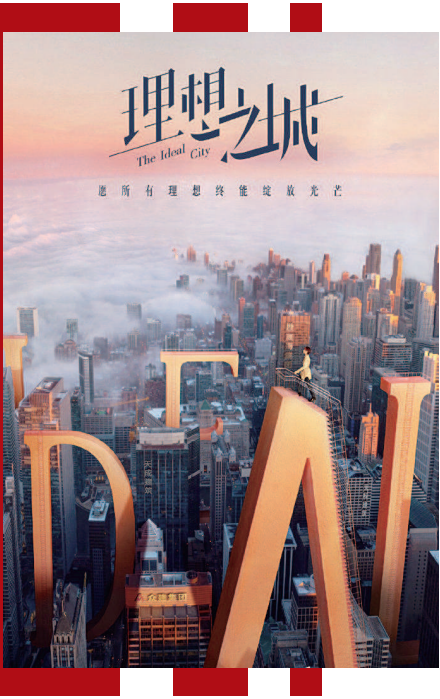
的办公室外,需要黄礼林这样接着地气、闪着世俗智慧的角色来拉拉观众,铺陈线索。

今天的观众,眼光越来越挑剔,如果荧屏上的角色不似活生生就在眼前蹦跶的身影,遥控器转台是迟早的事。所幸,《理想之城》不光有李传缨,而是汇集一众“宝藏大叔”演员,比如赵君扮演圆滑世故的赢海总经济师徐知平,陈明昊饰演仗义求才的天成老总汪场……前者是两届金鸡奖得主,后者为国家话剧院演员,这些在舞台摸爬滚打几十年的“60 后”,带着对表演事业始终如一的热忱,一入镜头就似过日子,讨生活,这部剧的主题说是苏筱的战争,因他们的加入,观众更像是看职场生态,观人生百态。

剧本、导演之外,演员阵容是决定作品能否成功的三驾马车之一。前几日,《围城》执行导演王志华回忆当年电视剧的选角,72 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里,有演员毛遂自荐,有导演组提供人选,最后均由黄蜀芹导演确认,其中英若诚、吴贻弓、于本正等艺术家虽时任意要职,一旦进入剧组,兢兢业业对待每一个镜头,每一时胶片。提及剧组的创作气氛,王志华说无论师长、同辈还是年轻的演员,都胸怀抱负,各展所长,这才有了《围城》的经典地位。

电视剧进入买方市场后,光靠一两名当红明星撑起整部戏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建构完整的作品中,不同的角色赋予它不同的功能,它们串联在一起,才可能一帧接一帧,绘出生活的轮廓,而要让镜头活起来,就离不开一套成熟的演员阵容。《理想之城》让人记住的职场女性,不只苏筱,还有玛丽亚、吴红玫、杜鹃;叫人难忘的职场男性,也不只赵显坤、夏明,还有林小民、刘铁生、陈思民、赵鹏……没有李传缨、陈明昊众演员对角色的传神演绎,这部底蕴出众的作品,不可能赢得满堂喝彩。

黄蜀芹导演当年将《围城》的角色称作“七十二贤”,并要求演员阵容选择“要做到几十年不后悔”。中国从不缺好演员,30 年过去,传承这种创作模式有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,我们有理由期待,更多如《理想之城》的优秀影视作品走近观众,栩栩如生地描绘当今社会的众生相。



中西贯通《大地之歌》

◆ 茅亦铭

上海交响乐团日前开启全新的 2021~2022 音乐季序幕,音乐总监余隆率乐团携手女高音郭森、男中音袁晨野以及男高音夏侯金旭和女中音朱慧玲,为申城爱乐者奉献了中国作曲家叶小纲及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·马勒两部同名的交响套曲《大地之歌》。中西贯通,交相呼应。在同一场音乐会中,两位作曲家“隔空对话”。

今年是马勒诞辰 110 周年。《大地之歌》由马勒创作于 1908 年,之后 1911 年其弟子布鲁诺·瓦尔特首演于慕尼黑。一百多年前,从未到过中国的马勒,读到了汉斯·贝特格的《中国之笛》,那是从中文翻译成法语再转译成德语的唐诗。这部作品采用了《中国之笛》里的七首作为歌词,谱写成了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《大地之歌》,这在西洋音乐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《大地之歌》满溢着春之希望、秋之伤悲、青春的歌颂、面对死亡的悲切以及对世界的热爱与留恋。

2004 年,余隆邀请著名作曲家叶小纲为原诗谱曲,创作了一个更忠实于原著诗意的中国版《大地之歌》。最初的版本只有四个乐章,该作品首演后,广受好评,叶小纲旋即增补了另两个乐章,进而形成了完整版叶氏《大地之歌》。如果说马勒创作的《大地之歌》所展现的是色彩鲜艳的油画,那么叶小纲创作的《大地之歌》则是富有中国元素和意境的水墨画,两者相得益彰、相辅相成。如果把叶小纲的《大地之歌》比作是一款香水,那么它就有着鲜明独特的前调、中调和

后调,层次分明,能够使聆听者充分地沉浸于其中,感受到其独一无二的魅力。

参演当晚音乐会的四位歌唱家,都有着不一般的履历。男高音夏侯金旭今年 3 月刚受到指挥大师蒂勒曼邀请,参演了萨尔茨堡复活节音乐节最新制作的歌剧《图兰朵》;女中音朱慧玲在 2018 年与著名作曲家谭盾指挥的慕尼黑爱乐合作完成了《敦煌慈悲颂》的世界首演;女高音郭森、男中音袁晨野长期活跃于欧美歌剧舞台。

马勒在《大地之歌》的每一个乐章的结束,都会留下他自己写的一段歌词,用来抒发对人生、对大地的眷恋之情。音乐在极弱的力度中,不知不觉地消逝了。“下马饮君酒,问君何所之?君言不得意,归卧南山陲。但去莫复问,白云无尽时。”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《送别》中的诗句,体现着诗人“悲欣交集”的复杂情感。

正如余隆所说的那样:“今天的世界应该对中国有更多了解,《大地之歌》可以让西方人更好地体会中国文化的深邃与精彩。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,要守住中国文化的根基,传递给全世界,要有这份耐心和信心。”一百多年前,有谁能够料想到古典音乐的未之一会在中国?一百年后的今天,中国的音乐家能够骄傲地站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展现自我,用中国的声音诠释世界的音乐。世界大同,未来可期,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吧。